

俄乌冲突、亚欧连通与地区秩序重构

顾 炜

[摘 要] 2022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和持续延宕，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层面已然产生严重影响，成为亚欧连通的巨大障碍。面对大国关系变化和欧亚地区分化的现实，俄罗斯调整对外合作战略，以中国和印度为主要合作对象，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转换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的思路，使向东看战略多元化，探索出亚欧连通的新路径。中亚国家积极与欧盟和中国合作，使亚欧之间建立起新的直接连通，成为俄罗斯之外的重要亚欧连通路径。南高加索地区积极融入中亚合作进程，巩固了亚欧之间的新连通。快速发展的中国吸引亚欧国家持续参与“一带一路”等互联互通建设，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拓展地区合作，进一步使欧亚连通转变为亚欧连通，也改变了整个亚欧地缘政治经济板块的流向和重心，推动了亚欧地区秩序的重构和演进。

[关键词] 欧亚；亚欧连通；俄乌冲突；地区秩序；互联互通；上海合作组织

建立在有限地理空间上的国家，需要通过对外交往以弥补自身的资源不足或实现国家利益。由此，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国家间联系，成为各国对外行为的主要模式。在更大的地理范围上，地区之间的连通可以发挥规模效应，为国家和地区提供更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所以，建立和发展地区间连通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表现。与人与人之间的连通包含物质和精神

* 顾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青年理论骨干班”专项课题“上海合作组织与亚欧地区秩序重塑研究”（2026FZX028）的阶段性成果。

层面一样，地区之间的连通也涉及虚实的不同层面。首先是物理意义上的连通，这涉及货物、人员、资金等要素的流动。其次是关系意义上的连通，尽管连通并不意味着友好关系，但敌对、冲突和竞争势必影响连通，其中国家间外交关系是其主体内容和重要表征。最后是秩序意义上的连通，集中反映的是不同区域之间的权势变化，也给予国家相应的预期和稳定性，有助于各国判断国际大势、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开展地区合作，维护地区和平，推动地区发展。

从地区连通到地区秩序，根据上述理解和阐释可以看出，自近代以来，整个欧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力量重心都在欧洲，欧亚之间的交通和连通也主要呈现为从欧洲向亚洲的流动和扩散，而俄罗斯在欧亚连通之间扮演着关键节点和主要枢纽的角色，也意味着从欧洲向亚洲流散的力量和地位态势。然而，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阻碍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连通，给地区和国际形势带来深刻影响，成为冷战后国际格局的重要转折点。位于亚欧结合部的欧亚地区国家，调整运输通道，采取多种方式发展对外关系，与亚洲和欧洲国家的互联互通需求相契合，共同谋求亚欧连通新路径。而快速发展的中国吸引亚欧国家积极合作，不仅成为亚欧连通的动力源，也为亚欧连通提供资源和平台。具有重要影响的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拓展地区合作，不仅进一步巩固亚欧新连通，也推动地区秩序的重构。

一、俄乌冲突的地缘影响：亚欧连通的障碍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冲突就此爆发。在地缘层面，俄乌冲突阻碍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相互连通，引发了冷战后最重大的大国关系调整，欧亚地区呈现碎片化和分化态势，改变了亚欧连通的传统模式。

（一）持续冲突阻碍亚洲与欧洲的直接连通

自 2022 年 2 月以来，俄乌冲突始终未能实现停火，在各方目标尚未实现、利益诉求难以协调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之路困顿而漫长。这场冲突的时间长度已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卫国战争，给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西方学者估计，自 2022 年 2 月至 2026 年

6月，俄罗斯军队伤亡人数接近140万人，俄乌两国的总伤亡人数达200万人。^① 俄罗斯的战时经济模式虽然帮助其有效应对了2022年的经济衰退和巨量制裁的最初冲击，但其持续性受到制造业萎缩、通胀率高企等负面因素的影响。2025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油气设施的打击，破坏了俄罗斯20%~40%的炼油产能，^② 影响了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和战争能力。而据基辅经济研究所（KSE）的最新估算，乌克兰基础设施遭受的损失已高达1975亿美元。^③

俄乌两国持续的军事对抗改变了地区和全球局势，特别是在地缘层面阻碍了亚洲与欧洲的直接连通。在物流运输方面，战事和制裁导致海上和陆路的货物运输都出现了明显的延误，成本也大幅上升。一方面，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原有的线路无法继续使用。另一方面，企业出于规避风险和遵守制裁规定的考虑，放弃原有线路，对替代运输线路的需求急剧上升，^④ 加剧了物流拥挤程度，导致效率明显降低。2022年过境俄罗斯的中欧班列运输量较上一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只剩40万标箱，2023年上半年进一步降至约11.4万标箱。^⑤ 此后，尽管因中东地缘危机而有所波动，但过境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线路仍然不是优先选项。俄罗斯与乌克兰和欧洲主要国家间相互关闭领空，阻碍了人员流动，导致飞行距离和飞行时间增加，不仅提升了航空运输成本，也加大了航线拥挤和不安全风险。破坏和关闭天然气和石油运输管道，不仅增加了全球的生产成本，也严重影响供应链的流畅性和稳定性。俄罗斯被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之外，使其资金流速明显降低，结算周期延长，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极大影响，部分国家和企业一度与俄罗斯讨论易货贸易的相关安排。

① Seth G. Jones and Riley McCabe, "Russian Blood and Treasure: The Ballooning Costs of Putin's War", CSIS, July 1, 2026,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ussian-blood-and-treasure-ballooning-costs-putins-war>.

② 各方评估存在差异，最新数据汇总参见“The Russia-Ukraine War Report Card”, Russia Matters, August 18, 2026,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news/russia-ukraine-war-report-card/russia-ukraine-war-report-card-aug-18-2026>.

③ “Ukraine War Damage Rises to \$197.5B, KSE Institute Says”, *Kyiv Post*, August 17, 2026, <https://www.kyivpost.com/post/82522>.

④ UNCTAD, *Maritime Trade Disrupted: The War in Ukraine and Its Effects on Maritime Trade Logistics*, June 28, 2022,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maritime-trade-disrupted-war-ukraine-and-its-effects-maritime-trade-logistics>.

⑤ 《红海危机提升中欧班列南线建设紧迫性》，中国金融信息网，2024年1月10日，https://www.cnfin.com/hg-lb/detail/20240110/3998126_1.html。

整体上看,持续的地缘政治冲突影响了货物、人员、资金的正常流动,阻碍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物理连通。由此引发的国家间关系变化和欧亚地区分化,进一步在关系和秩序意义上改变了亚欧连通的模式和路径。

(二) 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影响亚欧连通路径

俄乌冲突不仅导致俄乌关系破裂,也引发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全面恶化,对传统的亚欧连通路径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一,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复杂性将长期持续。俄罗斯与乌克兰同属东斯拉夫民族,历史上曾同属于苏联,在现实中有着紧密的相互联系。但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引发持续的军事冲突,导致正在经历这一重大事件的两国人民形成复杂的历史记忆。记忆政治、^①叙事和话语权竞争与震惊、悲伤、仇恨等复杂情绪交织,将在此后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间对两国关系构成持续性影响。

第二,俄罗斯与西方的持续对抗阻断欧亚传统连通路径。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与欧洲对俄罗斯实施了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且随着战事的延宕,制裁范围不断扩大,侧重点随对抗需要而不断调整。2026 年 7 月,欧盟通过了第 21 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短期看来制裁没有松绑的契机与空间。而战事爆发以来,俄罗斯与欧洲此前在经济、能源等领域积累的相互依赖,被双方转变为相互对抗的武器,导致俄欧合作关系被严重削弱,这被认为是俄乌冲突的主要地缘战略影响。^② 尽管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有意推动美俄关系缓和,并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了受到广泛关注的安克雷奇会晤,但美俄关系并未出现明显变化。俄罗斯与西方的持续对抗,阻断了亚洲与欧洲之间经过俄罗斯的传统连通。

第三,大国关系阵营化导致亚欧分割。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严重恶化的同时,西方将中俄两国紧密捆绑。美欧联盟关系尽管受到特朗普新任期各项政策的影响,但整体上仍然保持协调。因此,大国关系中的阵营化倾

① Thomas Fetzter and Ivan Nikolovski, "The Russo-Ukrainian War and Memory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lob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 No. 4, 2025, pp. 1-11.

② Bryan Frederick, Alexandra T. Evans et al., *Consequences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Conflict*, RAND, May 22, 2025,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briefs/RBA3141-1.html.

向增强，美欧与中俄在“政治外交上以两两相对为主”的基本阵营^①得以延续，并因俄罗斯与美欧的激烈对抗，进一步弱化了相互连通的纽带，导致亚洲与欧洲之间的割裂。

（三）欧亚地区的分化改变亚欧连通模式

作为亚洲与欧洲的结合部，欧亚地区由 12 个国家组成，传统上被划分为三个部分。东欧部分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中亚地区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个国家，南高加索地区则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俄乌冲突导致欧亚地区出现明显分化，改变了传统的亚欧连通模式。

第一，作为亚欧连通的传统节点和地区中心，俄罗斯的连通能力及地区影响力受到削弱。西方的严厉制裁以及战事带来的安全风险，使欧洲国家借俄罗斯通往亚洲的通道和亚洲国家借俄罗斯通往欧洲的通道都无法畅行，俄罗斯作为传统节点无法发挥连通亚欧的功能。俄罗斯自身的影响力也受到严重削弱。除直接的战场消耗外，军费开支对民生经济的挤占、人口下降、犯罪增加、腐败蔓延和社会凝聚力减弱等问题都对俄罗斯的长远发展构成损害。^② 在注意力被战场形势牵扯的背景下，俄罗斯能够提供的地区公共产品减少，自身领导地位难以维系，传统上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地区秩序遭到破坏。

第二，东欧部分彻底分裂并呈现对抗态势。在俄乌战事之外，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关系也陷入低谷。2026 年 2 月，乌克兰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实施制裁。6 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白俄罗斯正在卷入俄乌冲突，要求白俄罗斯停止协助俄罗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则强调要防止战火蔓延至白俄罗斯。乌白之间的口水仗意味着原本同属于东斯拉夫人的三个民族，陷入内部分裂和对抗态势，由此造成的隔阂使欧亚地区的东欧部分成为亚欧连通的堵点和痛点。

第三，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谋求自主发展。俄罗斯的降能失效和东欧部分的持续对抗，使原本依赖俄罗斯和欧亚地区内部合作的中亚和南高加

^① 杨洁勉：《中俄美欧战略互动特点和发展趋势》，《俄罗斯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42—48 页。

^② John Tefft, “The War Is Coming Home to Russia”, RAND, February 20, 2026,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6/02/the-war-is-coming-home-to-russia.html>.

索国家开始谋求更加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寻求与更多的域外国家开展合作。这两个次地区的地理位置和连通功能受到外界重视，中亚地区的整体稳定^①和南高加索地区逐渐走向和平的态势，增强了它们对亚洲和欧洲的吸引力，对地区国家承担更多连通功能的期待成为地区内外的共识。

概言之，不同次地区的分化发展，使欧亚地区的传统秩序遭到削弱，并打破秩序意义上的传统连通。由此看来，传统的亚欧连通在物理意义上、关系意义上和秩序意义上都面临着俄乌冲突的冲击，地区内外需要寻找连通的新路径。

二、俄罗斯调整对外合作与亚欧连通新路径

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全方位冲击，俄罗斯调整对外合作思路，加大向东看力度，推动亚欧连通建立新路径。

（一）“向东看”成为俄罗斯保持对外连通的首选

尽管俄罗斯国土横跨欧亚两大洲，其国徽也以双头鹰表示同时重视东方和西方，但近代以来俄罗斯的主要对外政治经济活动都是同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进行的。无论是彼得大帝时期的向欧洲学习，还是苏联解体后全面融入西方的外交战略，都显示出俄罗斯的对外关系一直以欧洲为中心，并自认为“在本质上属于欧洲文明的一个分支”。^② 向东看，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对俄罗斯而言是补充，而非重点。

历史上，俄罗斯多次采取向东看政策，将东向战略作为外交工具，谋求国家利益。沙俄时期，俄罗斯向东看是为了扩大领土，构建帝国。冷战后的一段时期，俄罗斯的向东看旨在建立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维护自身的大国地位。2010 年前后，俄罗斯赋予向东看更强的功能性，试图搭乘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船，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和区域平衡。

2022 年后的这一轮向东看，与此前的向东看大不相同，其特点在于向东看具有明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是此前的“锦上添花”，而是一种必须

① 曾向红：《“无声的协调”：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模式新探》，《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10 期，第 42—70 页。

② Лавров С.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March 3, 2016,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523653/.

为之的不二之选。在遭受西方最严厉的大规模制裁后，向西看以及通往西方的道路已经很难走通，所以向东看、通往东方是俄罗斯为谋求国家发展、维持自身独立所必须采取的重大步骤。由此，向东看不再作为向西看的补充，而是更具独立性和战略性，是俄罗斯冲破西方封锁的重要战略选择。

在战事持续的同时，俄罗斯对“向东看”的内涵进行了补充和阐发。向东看旨在面向非西方世界，包括与西方存在差异和分歧的“全球东方”^①以及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南方”。非西方的意义不在于与西方对抗，而是与西方存在差别。更进一步来说，非西方是俄罗斯要面向的世界多数，深化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全面伙伴关系是俄罗斯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② 尽管存在差异，但俄罗斯与世界多数国家开展合作，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统一的国际秩序。^③

在推进亚欧连通的地缘层面，近年来俄罗斯的向东看主要涉及三个方向的工作：以中国和印度为重点，重视与东南亚国家及东盟的合作，转变视角处理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二）俄罗斯“向东看”以中国和印度为主要对象

2023年，俄罗斯出台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④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应对新形势进行外交战略调整的总指南。这版构想将中国和印度单列，作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上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和印度的影响力正在持续增强。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可以为俄罗斯商品提供广阔市场。中国多个层面已经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特别是在新兴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有助于增强俄罗斯的科技实力。而在西方国家实施所

① Gleb Toropchin, “Taking (Another) Turn to the East: Making Sense of Russia’s Stance in the Asia-Pacific”,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June 2, 2022,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cs-and-comments/columns/asia-pacific/taking-another-turn-to-the-east-making-sense-of-russia-s-stance-in-the-asia-pacific/>.

②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s Policy Towards World Majority”, December 27, 2023, https://www.mid.ru/en/foreign_policy/reports/1923234/.

③ Timofey Bordachev, What Unites and Divides Russia and the World Majority,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December 17, 2024,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cs-and-comments/comments/what-unites-and-divides-russia-and-the-world-majority/>.

④ МИД России,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March 31, 2023, <https://www.mid.ru/print/?id=1860586&lang=ru>.

谓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印度的地缘地位愈加重要，与印度的合作有助于俄罗斯保持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影响力。其次，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具有扎实基础和良好传统。冷战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实现平稳快速发展，建立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都认为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合作领域全面深化。俄印关系历史基础良好，双方当前建立起特殊且具有特权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推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与印度共同推动金砖国家集团的扩员。最后，与部分中小国家采取两面下注或者追随西方的政策不同，中国和印度都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没有追随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与中国和印度的合作有利于俄罗斯打破西方制造的政治孤立和外交封锁。

作为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俄罗斯与中国的友好合作有助于保持大陆东侧的和平稳定。两国领导人往来紧密，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战略协调。自 2014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2023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 2000 亿美元关口，提前达到两国领导人提出的目标。在西方企业大规模退出俄罗斯的背景下，中国商品成为西方产品的主要替代，在俄罗斯市场的份额明显增加。中俄推动贸易本币结算，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2026 年 5 月，普京总统访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公约》顺利延期，两国就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发表联合声明，显示了双方对彼此关系发展的坚定信心。

俄罗斯与印度在经济、军事、地缘政治等领域一直具有较好的合作传统。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向印度提供折扣价格，使印度进口俄罗斯原油的总量激增，俄罗斯原油在印度进口总量中的占比从 2021 年 2% 跃升至 2025 年的 35%。^① 2024 年 7 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俄罗斯，双方将贸易额目标提高到每年 1000 亿美元。^② 印度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受限技术供应国，对支持俄罗斯科技发展至关重要。2025 年 12 月，普京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对印度进行了首次访问，第 23 届俄印峰会召开，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在

① Gowri Lakshmi, "India-Russia at BRICS: Will Oil, AI And Defence Forge a New Partnership?" *Outlook Business*, September 8, 2026, <https://www.outlookbusiness.com/news/india-russia-at-brics-will-oil-ai-and-defence-forge-a-new-partnership>.

②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между РФ и Индией к 2030 году достигнет \$100 млрд, July 9, 2024, <https://tass.ru/ekonomika/21319121>.

所有方向上发展俄印关系是外交政策的共同优先事项。^① 从地缘政治影响上看, 俄印重点合作项目包括南北国际运输走廊和金奈—符拉迪沃斯托克海上走廊等, 这些拟建的运输通道显示了俄罗斯重视南北纵向连通的外交思路。

除双边层面外, 俄罗斯还积极推动与中国和印度的多边合作。中国和印度同属金砖国家集团、二十国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成员, 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具有重要影响。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集团等多边组织框架下开展合作, 有助于共同引领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新版外交政策构想还提出, 俄罗斯致力于将欧亚大陆打造成一个和平、稳定、互信、发展与繁荣的统一大陆空间, 为此将优化上合组织的活动、汇聚所有区域组织的力量并加强欧亚大陆的经济与交通互联互通。^② 从这个意义上看, 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的合作旨在促进欧亚大陆的整体性和连通性, 合作本身成为亚欧连通重要的新路径之一。

(三) “向东看”的多元化: 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俄乌冲突及其后西方实施的严厉制裁, 暴露了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和不安全性, 所以在加快向东看步伐的过程中, 俄罗斯秉持多元化的发展理念,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避免因对中国、印度等少数伙伴国的过度依赖而增加新的脆弱性。^③ 特别是在与中国的非对称性差距日渐扩大和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影响下,^④ 俄罗斯需要增加向东看的合作对象。东南亚国家及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成为俄罗斯多元化合作关系的重点。

除新加坡外, 东南亚国家基本没有参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东盟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对俄政策, 这种中立立场使俄罗斯有意愿开展合作。尽管部

①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Совме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по итогам XXIII российско-индийского ежегодного саммита “Россия - Индия: проверенное временем прогрессив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основанное на доверии и взаимном уважении”, December 5, 2025, <http://kremlin.ru/supplement/6426>.

② МИД России,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③ Suzanne Loftus, “Russia’s War of Self-Destruction”,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June 4, 2026, pp. 10-11,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6/06/russias-war-of-self-destruction/>.

④ Janko Ščepanovič, “The Sheriff and the Banker? Russia and China in Central Asia”, War on the Rocks, June 13, 2022,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2/06/the-sheriff-and-the-banker-russia-and-china-in-central-asia/>.

分东南亚国家是美国的盟友，但它们大多采取多元化的外交政策，避免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影响有限，但仍可成为中美之外的合作选择，也可作为制衡性力量。俄罗斯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立场，也受到东盟国家的肯定。因而，东盟国家大多具有同俄罗斯发展关系的积极意愿。2018 年俄罗斯—东盟对话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在多边层面，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与其深化合作可以树立俄罗斯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良好形象。东盟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组织，在亚洲事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参与东盟框架下的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机制，可以扩大俄罗斯在亚洲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地理位置重要，处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连接处，也可以在南北方向上连接东亚与大洋洲国家，从而将亚欧大陆连通的态势进一步向海洋延伸，拓展亚欧新连通的规模效应。

自 2005 年举行首届峰会以来，俄罗斯—东盟峰会成为俄罗斯推进与东盟关系发展的重要顶层机制。在峰会期间，俄罗斯经常与重点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推进双边合作。2022 年 2 月至 2024 年 9 月间，前后有 8 位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与普京举行了面对面会晤，^① 显示了各方对彼此关系发展的重视。2026 年 6 月，第 5 届俄罗斯—东盟峰会在喀山召开，回顾并肯定了过去 35 年间取得的合作进展，通过了《喀山宣言》和“俄罗斯—东盟综合行动计划（2026—2030 年）”。7 月，俄外长拉夫罗夫抵达马尼拉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强调俄罗斯与东盟合作的引擎包括高科技、创新、海关一体化和海上互联互通等。

俄罗斯加强与东盟关系的重点首先是在能源和经济领域，因为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2024 年 10 月，老挝主办东盟商业投资峰会，专设环节讨论“东盟—北部欧亚经济一体化与互联互通”议题。11 月，马来西亚举办“机会的世界：俄罗斯—东盟”国际商业论坛，加强俄罗斯和东盟在能源、化工、数字经济、医药、旅游等领域的合作。2024 年，俄罗斯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到 181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 13.2%。^② 加强地区组织间的联系是深化合作的重要手段。2025 年 9 月，第十四届东盟—俄罗斯经济部长磋商

^① Ian Storey, *Putin's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Kremlin's Pivot to Asia and the Impact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25, p. 18.

^② ASEAN, *Joint Media Statement of the Fourteenth AEM-Russia Consultation*, September 26, 2025, <https://asean.org/joint-media-statement-of-the-fourteenth-aem-russia-consultation/>.

会议批准东盟与欧亚经济委员会 2026—2030 年合作计划。2025 年俄罗斯主办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和东方经济论坛，专门设立了欧亚经济联盟—东盟商务对话或俄罗斯—东盟商务对话。2026 年莫斯科举办了东盟—欧亚经济联盟日活动。俄罗斯还积极推动东南亚国家与金砖国家加强合作。2024 年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俄罗斯推动金砖国家扩大合作范围。2025 年 1 月，印尼成为金砖国家的正式成员，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成为金砖国家伙伴国。6 月，越南成为金砖伙伴国。

（四）视角转换的“向东看”：俄罗斯+中亚峰会

由于历史上同属苏联，俄罗斯与中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相当紧密，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惯性被部分移植到独立后的地区关系中。俄罗斯作为地区中心，位于地区等级体系的顶端，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地区霸权，为中亚地区的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因而很多人将中亚视为俄罗斯的“后院”。

然而，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精力分散，被外界认为在中亚的影响力正在减弱。^① 面对新形势，俄罗斯更加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力图保持作为中亚地区事务重要参与者的地位。一方面，部分从俄罗斯撤出的西方企业将产能转移至中亚国家，俄罗斯需要通过中亚国家才能进口部分西方产品和技术。另一方面，中亚国家的自主意识明显觉醒，尽管普遍与俄罗斯仍然保持紧密合作，但批评俄罗斯的声音增多。对外合作渠道多元化、对内掌握自身命运并在地区内部加强合作，成为更加自信和自主的中亚国家的普遍选择。^② 在中亚的地缘价值和资源价值日渐受到外部重视的情况下，如果俄罗斯不能参与竞争，势必进一步丧失其传统影响力。所以，俄罗斯在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上积极行动，并开始转换视角。

在双边层面，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保持紧密合作。由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规模和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俄罗斯可以在任何双边关系中处于上风，

① Maximilian Hess, “Russia Is Down, But Not Out, in Central Asia”,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ebruary 17, 2023,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3/02/russia-is-down-but-not-out-in-central-asia/>; Kassie Corelli, “Russian Position Weakening in Central Asia”, Jamestown Foundation, April 13, 2026, <https://jamestown.org/russian-position-weakening-in-central-asia/>.

② Jennifer B. Murtazashvili and Temur Umarov, “Nobody’s Backyard: A Confident Central A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5, 202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09/nobodys-backyard-a-confident-central-asia>.

所以通过分别管理与每个地区国家的关系，更容易帮助俄罗斯维护其在中亚的利益。^① 2022 年，普京遍访 5 个中亚国家，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2022 年 6 月，托卡耶夫是唯一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知名外国领导人。2024 年 11 月，托卡耶夫撰文称“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堪称牢固且不可动摇的友谊典范”。^②

在多层层面，俄罗斯创设新合作平台以适应中亚国家的需要。首届俄罗斯+中亚峰会于 2022 年 10 月召开。尽管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框架下紧密合作，但在这些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组织中，中亚国家的发言权有限。所以，召开带有一定双边性质的俄罗斯+中亚峰会，显示了俄罗斯对中亚的重视和聚焦。在俄罗斯的战略议程中，中亚国家被置于更加平等的地位开展机制化合作，同时也顺应了“中亚+X”机制在地区不断涌现的新形势。俄罗斯与其他域外大国采取了同样的合作模式，适应中亚国家的战略利益与合作需求。

从战略调整进程来看，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的“向东看”就显示出用“大亚洲”取代“大欧洲”的思路。^③ 俄乌冲突爆发后，“向东看”已经不再是临时性或补充性的外交举措，而是适应新形势变化作出的必然选择。同时，在战略思路上，俄罗斯把亚洲与欧洲的优先性进行了对调，从“欧亚”体现的“以欧为先”调整为“亚欧”体现的“以亚为先”。从地缘影响上看，俄罗斯的战略调整正在推动“以亚为先”的亚欧连通，有利于建立亚欧连通新路径。而中亚地区出现的新形势也为建立亚欧连通新路径提供了更加充足的推动力。

① Svante E. Cornell, “Layers of Cooperation: The Gradu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August 1, 2025, p. 6, https://cacianalyst.org/resources/250801_FT_CornellB.pdf.

②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Казахстан и Россия: новые горизонт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November 27, 2024, <https://www.akorda.kz/ru/kazakhstan-i-rossiya-novye-gorizonty-strategicheskogo-partnerstva-27104456>.

③ Dmitri Trenin, “From Greater Europe to Greater Asia? The Sino-Russian Entent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9, 201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eurasia/research/2015/05/from-greater-europe-to-greater-asia-the-sino-russian-entente>.

三、中亚地区新形势与亚欧连通新路径

在俄罗斯调整对外关系影响亚欧连通的同时，中亚地区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形势，地区内外积极推进合作，探索亚欧连通的新路径。

（一）欧盟—中亚合作：亚欧的重新连通

俄乌冲突的爆发以及与俄罗斯关系的严重恶化，迫使欧盟在多个维度上重新审视其对外关系。首先，欧洲的发展与安全面临着尤为突出的矛盾。尽管不可回避各种问题的存在，但从更长时段和更广范围观察，冷战后的最初三十年间，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呈现波动中加深相互依赖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能源领域，欧盟各国大多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然而，俄乌冲突不仅被欧洲国家视作严重的安全威胁，更因为制裁与反制裁的对抗，使欧盟国家发现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因冲突而陷入困境。所以，实现安全与发展的有机联结，成为欧盟调整对外关系的核心原则和重要目标。

其次，欧盟对外关系的单一性和依赖性增加了脆弱性。在和平时期，单一合作对象有利于便捷高效地达成协议，但在冲突时期，单一性缩小了回旋空间、降低了灵活性。特别是单一性与依赖性相结合，将明显放大自身的脆弱性，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单一依赖就像“亲手把刀子递给敌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对俄罗斯能源和通道的依赖，都变成了俄罗斯对抗欧盟的武器。由此，推进战略自主的欧盟需要减少对外部单一对象的依赖，拓展合作的多元化。

最后，欧盟改变大国思维，更加重视中小国家。在与俄罗斯的关系转向严重对抗的同时，欧盟也看到了俄乌冲突带来的重要机遇。一方面，欧亚地区的中小国家进一步推动“去俄化”进程，欧盟应当顺应地区出现的新形势，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加强与中小国家的合作，也将增强欧盟的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尽管实力存在一定欠缺，但加强与中小国家的合作，可以为欧盟赢得更多的国际影响力。

在欧盟推进对外战略调整的背景下，中亚国家成为欧盟重点推进关系

发展的对象,既有利于欧洲国家“重返亚洲”,也是“转向东方”的重要方式。^①而中亚国家也有积极意愿同欧盟开展合作。一方面,俄罗斯精力分散、实力受到打压和限制,无法为中亚国家提供更多支持,寻求更多的大国支持成为冲突持续背景下中亚国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制裁以及俄罗斯作为过境国时常采取钳制性举措,都使中亚国家深刻认识到经由俄罗斯向西连通的道路已经很难保持稳定和畅通,需要找到更为直接的与欧洲连通的路径。

由此,在彼此意愿积极、战略利益契合点增多的背景下,欧盟—中亚合作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第一,制度合作提质升级。2022 年 10 月到 2023 年 6 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欧盟与中亚两次召开领导人会议。2025 年 4 月,首届欧盟—中亚峰会举行,欧盟与中亚的制度合作提升到最高层级,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双方关系的新定位。第二,领域合作全面深化。欧盟一改此前过于重视规范扩散的说教形象,与中亚国家广泛拓展合作领域。互联互通、经贸、关键矿产、能源、气候变化、数字化等领域,都成为欧盟与中亚国家取长补短、推进合作的重点。在 2018 年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基础上,2022 年 11 月欧盟在“全球门户”计划框架下与中亚国家举行了首次跨区域互联互通会议。2024 年 10 月,欧盟与中亚国家共建的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协调平台正式启动。2025 年,欧盟—中亚经济论坛举行,欧盟增加对中亚的多领域投资。2022 年起,欧盟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在关键原材料领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在 2025 年峰会上达成关键原材料合作意向。

合作领域的拓展与合作水平的深化,不仅密切了欧盟与中亚的关系,也推动了欧洲与亚洲的重新连通。首先,中亚在欧盟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增强,战略地位得到提升。此前在相当长时间里,欧盟针对欧亚国家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并不包含中亚国家,尽管 2007 年出台了中亚战略,但直到 2019 年才进行首次更新。但 2022 年后,密集的领导人会晤、路线图等战略文件的相继出台、多领域频繁召开的论坛,都显示了欧盟对中亚国家重视

^① Артем Соколов, “Герма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к старым партнерам”, Профиль, October 19, 2023, <https://profile.ru/abroad/germaniya-v-centralnoj-azii-novye-podhody-k-starym-partneram-1403118/>.

度的提升。^①从认知上看，中亚从距离遥远的内陆地区变成了欧盟重要的大周边地区，中亚不再是某个大国的附属地区，而是欧盟的战略伙伴。其次，亚欧连通从通过俄罗斯的间接连通变成了制度性、战略性的直接连通。亚洲与欧洲的连通此前高度依赖俄罗斯作为通道，但欧盟—中亚合作的深化发展，特别是其制度性和战略性的加深，意味着亚欧连通的直接性明显增强，中亚国家可以直接连通欧洲乃至更遥远的地区，亚欧之间的直接连通可以破除俄乌冲突长期化制造的障碍。最后，亚欧新连通的自主性不断增强。欧盟一直积极推进其战略自主进程，与中亚的合作有助于增强战略自主。^②中亚国家也在积极寻求自主性，摆脱陈旧地区架构的束缚。两种“自主”的追求殊途同归，使亚洲与欧洲的新连通成为各自自主选择、利益契合的结果，并且自主性的增强将不断夯实亚欧新连通的基础。

（二）中国—中亚合作：拓展亚欧新连通

深化欧盟—中亚合作是亚欧新连通在欧洲方向上的建设重点，而在亚洲方向上的拓展则是中国—中亚合作。

中亚国家对深化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具有积极意愿。首先，中国—中亚合作符合中亚国家的多向量外交实践。尽管俄罗斯仍然对中亚国家具有重要影响，但开展多向量外交，与主要大国发展关系，获得外部的多元支持，是中亚国家谋求自身发展和提升战略自主性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显然是中亚多向量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向量。其次，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具有扎实的基础。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中国与中亚关系平稳发展，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开展多领域合作，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地正是哈萨克斯坦。在双边、多边等不同层次和平台上，中国与中亚合作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具备继续拓展的基础和空间。最后，与中国开展合作可以进一步拓展中亚在亚洲的合作空间。不断发展的中国可以给中亚提

^① 顾炜：《欧盟中亚政策的调整：战略自主与双层承诺》，《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4期，第43—59页。

^② Caner Can, “Strategic Autonomy or Extractive Continuity? Reframing EU-Central Asia Relations through Critical Raw Materials in the Green Transition and Defense”, Hague Research, June 2025, <https://hagueresearch.org/strategic-autonomy-or-extractive-continuity-reframing-eu-central-asia-relations-through-critical-raw-materials-in-the-green-transition-and-defense/>.

供多方面支持，且在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中亚合作可以帮助中亚国家参与更广阔空间的互动，拓展中亚国家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参与。

从中国方面来说，与中亚的合作一直同时受到国内政治与大国竞争两方面逻辑的影响。^① 尽管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发展使中国仍然可以利用俄罗斯通道，但俄乌对抗以及俄乌冲突造成的阻隔已然存在，中国也需要探索俄罗斯之外的亚欧连通通道，才有助于实现发展与安全并重的目标。中亚地区是中国及亚洲国家与欧洲进行陆上连通的重要通道，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有助于中国经中亚向西连通欧洲。在中亚地区形势变化、中亚国家有意愿积极连通亚欧的背景下，针对中亚国家的利益需求提供更具体、更贴合的公共产品是中国的必然选择。由此，中国—中亚合作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更取得许多积极进展。

第一，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地区实现睦邻友好。自 1992 年 1 月与中亚五国分别建交以来，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实现平稳发展。2005 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率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亚国家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伙伴关系定位。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使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在中亚地区的全覆盖，中亚国家也都在双边层面与中国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2025 年 6 月，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召开之际，中国与中亚五国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促进了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项目建设实现突破。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中亚合作的重点项目建设实现突破。2022 年 9 月，中吉乌三国签署关于中吉乌铁路的谅解备忘录。2024 年 6 月，三国签署共同推动中吉乌铁路项目合作的协定。2024 年 12 月，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举行。2025 年 4 月，中吉乌铁路项目正线工程进入实质性施

^① Shinji Yamaguchi, “China’s Diplomacy in Central Asia: The Logic of Internal Politics Coupled with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 14, No. 2, 2025, pp. 161-183.

工阶段。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极大地缩短中国与中东、欧洲等地区之间的货物运输时间和路程，成为亚欧新连通的重要通道之一。对此，正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指出，“将从根本上改变地缘政治格局，重塑欧亚大陆的运输联系”。^① 在互联互通之外，中国—中亚合作不断拓展，特别是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年（2025—2026）”的引领下，中国—中亚合作在经济、数字、能源、绿色、人文等领域不断深化。

第三，地区制度不断完善，合作精神提供支撑。自2020年7月中国与中亚国家举行首次外长会晤以来，中国—中亚机制建设不断推进。2023年5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举行，中国—中亚机制正式升级定性。2024年3月，中国—中亚秘书处正式建立。2025年6月，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举行。地区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多领域合作提供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与中亚国家也将合作经验凝结为“中国—中亚精神”，即“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② “中国—中亚精神”为中国—中亚合作提供了理念支撑，也将指引各方进一步取得更大的合作成效。

中亚地区传统上被视为欧亚地区的一部分，作为欧洲与亚洲的结合部，承担着亚欧连通的部分功能。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亚地区的地区性和独立性明显增强，中亚国家对周边国家和主要大国的吸引力明显增加，欧盟与中亚的合作体现了亚欧重新连通的努力，中亚与中国的合作则为拓展亚欧新连通提供了重要路径。中亚作为节点，正在逐步独立发挥连通欧洲和亚洲的作用，而不必完全依赖传统合作伙伴俄罗斯。随着中亚对自主性的追求和地区团结性的增强，这种新的亚欧连通路径正在不断巩固。

（三）南高加索—中亚合作：巩固亚欧新连通

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高加索山脉地区被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高加索位于俄罗斯境内，南高加索地区由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国构成。传统上，南高加索三国与中亚五国一样，都是欧亚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Andrei Matveev,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What the Region’s Leaders Agreed at Issyk-Kul”, *The Times of Central Asia*, July 31, 2026, <https://timesca.com/central-asia-and-azerbaijan-what-the-regions-leaders-agreed-at-issyk-kul/>.

^② 《习近平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发言》，外交部，2025年6月17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6/t20250617_11651891.shtml。

分。关键的地理位置使南高加索地区在亚欧新连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南高加索国家积极参与互联互通建设，融入中亚地区合作，为亚欧新连通的巩固和发展注入新动力。

第一，中间走廊建设落实亚欧新连通。中间走廊经过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连通亚洲和欧洲，作为一条海陆结合、多式联运的线路，比俄罗斯的北方走廊短 2000—3000 公里。^① 俄乌冲突的爆发和持续削弱了俄罗斯的影响力，促使南高加索国家积极推进中间走廊建设，以替代传统线路。一方面，中间走廊对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独立自主有利。基础设施已成为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维护主权的一种低调而强大的战略工具，可以防止任何单一势力对其经济发展行使否决权，互联互通成为主权和自主得以确立的基石。^② 另一方面，中间走廊可以提升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的地区和国际地位。中间走廊提供了一种真正稀缺的东西：亚欧之间多元化、多用途的道路，不依赖于单一的瓶颈。^③ 欧盟、中国以及众多亚洲和欧洲国家因中间走廊需要与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进行协调，也需要支持中间走廊建设。由此，中间走廊成为亚欧新连通的重要通道和实践项目。

第二，阿塞拜疆积极参与中亚地区的制度合作。自 2018 年中亚国家召开领导人协商会议并显示地区团结增强的趋势后，阿塞拜疆积极参与中亚地区事务。自 2023 年开始，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作为嘉宾受邀参加中亚领导人协商会议。从 2023 年年初到 2026 年年中，阿利耶夫已经 16 次访问中亚国家，中亚国家领导人也已经 26 次访问阿塞拜疆。^④ 2025 年 11 月，阿塞拜疆被正式吸纳为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成员。按经济规模，阿塞拜疆在六国中居第三位，仅次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对集体力量的

① The Caspian Policy Center, “How to Maximize the Middle Corridor”, June 10, 2026, <https://caspianpolicy.org/research/category/how-to-maximize-the-middle-corridor-14217>.

② Eric Rudenshiold, “The Middle Corridor Moment: How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 Caucasus Are Rewiring Eurasia”, Caspian Policy Center, June 9, 2026, <https://www.caspianpolicy.org/research/middle-corridor/the-middle-corridor-moment-how-central-asia-and-the-south-caucasus-are-rewiring-eurasia>.

③ Mikayil Jabbarov, “The Middle Corridor: A New China-Europe Route for Greater Global Trade Resilience”, World Economic Forum, June 15, 2026, <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trade-and-investment/understanding-middle-corridor-trade-china-europe/>.

④ “From C5 to C6: How Azerbaijan Is Reshaping Balance of Power in Central Asia”, JAM-news, August 19, 2026, <https://jam-news.net/from-c5-to-c6-how-azerbaijan-is-reshaping-balance-of-power-in-central-asia/>.

重要补强。中亚地区制度正式吸纳南高加索国家，不仅显示了中亚地区日渐增强的吸引力，也显示了地区国家扩大合作规模、追求团结的积极意愿。2026年7月31日，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元首非正式协商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尔蓬阿塔市举行。与中亚国家积极推进亚信会议转型为国际组织一样，阿塞拜疆与中亚国家在促进地区组织发展问题上“志同道合”。2024—2026年，阿塞拜疆担任亚信会议主席国，积极推进亚信框架下的合作。这代表了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标志着跨里海政治和经济空间的出现，“里海不再是两个独立的地区体系之间的分界线，而是一个从哈萨克大草原延伸到黑海的新形成的宏观地区的中心”。^①

第三，亚阿和解改变南高加索地区局势。2025年8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美国草签和平协议，启动和解进程，南高加索地区局势由此出现新的明显变化。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对抗状态以及数次围绕纳卡地区的冲突，阻碍了双方的发展和整个地区的稳定。冲突的结束“将成为推动和平红利产生的催化剂”，而和平红利的“核心是优化该地区的战略连通潜力”。^② 所以，亚阿和解将为中间走廊建设提供新动力。被更名为“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的项目，通过亚美尼亚领土，连通阿塞拜疆本土与其飞地纳希切万，一旦建成将成为亚欧新连通的又一重要通道。同时，亚阿和解大幅改善了亚美尼亚的外部环境，阿塞拜疆取消了对亚美尼亚的所有过境限制，阿境内连接亚美尼亚的公路和铁路已接近完工，这些举措必将有力促进亚美尼亚与南高加索地区的互联互通合作。与此同时，亚阿和解还为更广阔的地区合作释放了空间。亚美尼亚与土耳其也因亚阿和解而得以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有助于亚美尼亚进一步向西拓展合作。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正在积极申请加入上合组织，以提升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参与。

对中亚国家来说，经由阿塞拜疆和南高加索地区将中亚与欧洲连通起来的通道，是中亚实现“与俄罗斯以外世界（也就是西方）真正融合的先

^① Emil Avdaliani, “Central Asia’s Embrace of Azerbaijan: The Rise of Cauc-Asia”, *Caucasus Watch*, December 28, 2025, <https://caucasuswatch.de/en/insights/central-asias-embrace-of-azerbaijan-the-rise-of-cauc-asia.html>.

^② Svante E. Cornell and Damjan Krnjević Mišković, eds., *After Karabakh: War, Peace, and the Forging of a New Caucasus*, AFPC Press, 2025, p. 20.

决条件”。^① 而南高加索地区国家与中亚深化合作，也塑造和巩固了这一地区的“行动者角色”（regional actorness）。^② 2026 年 6 月 3 日，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6 月 11 日，格鲁吉亚总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两国建交 34 年来格鲁吉亚政府首脑对吉尔吉斯斯坦的首次访问，双方签署了 11 份扩大合作的双边文件，并将交通运输合作列为核心议题。这些进展不仅是中亚地区影响力继续增强的有力证明，也表明了南高加索地区对与中亚加强合作的积极意愿。

中亚地区的新形势表明，亚洲与欧洲之间已经建立起新连通，并通过欧盟—中亚合作和中国—中亚合作不断延伸和拓展。传统的欧亚地区通过亚欧新连通的发展正在逐步转变为亚欧地区，亚欧连通新路径的巩固和拓展更体现了亚欧地区秩序的一种根本性变化。

四、亚欧新连通与地区秩序重构

探索亚欧连通新路径，是欧亚地区国家面对国际新形势作出的重要战略选择，也呼应了地区之外各主要行为体连通亚欧的意愿。而从更大的时空尺度观察，我们更能发现亚欧新连通的建立和发展有其自身的深层动力和逻辑。

（一）中国与亚欧新连通

对欧亚地区国家以及众多欧洲国家来说，亚洲的吸引力一直存在。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外部世界对亚洲的关注愈加聚焦于中国。

第一，快速发展的中国不断增强吸引力。1978 年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后，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此后，中国继续保持发展势头，进入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特别是 2021—2025 年“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又迈上了新台阶。2025 年，中国经济总量达 140.2 万

^① Stephen Blank, “The Costs of Aggression: Russia’s Waning Hegemony in Central Asia”, *Global Asia*, Vol. 20, No. 1, 2025, p. 71.

^② Shairbek Dzhuraev, “Central Asia in a Shifting Geopolitical Landscape”, *Crossroads Central Asia*, October 22, 2024, <https://crossroads-ca.org/central-asia-in-a-shifting-geopolitical-landscape/>.

亿元，接近世界第三至第七大经济体总量之和。经济年均增长 5.4%，增速高于全球，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2021—2025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和最强“稳定锚”。^① 2025 年 9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全球创新指数 (GII) 2025》，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创新能力前十。^② 中国的不断发展带动了东亚地区的崛起，使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逐渐东移。西方学者预测，到 2050 年，全球经济的重心将东移到印度和中国之间。^③ 这种趋势是吸引欧洲国家和欧亚地区国家与亚洲加强连通的重要动力，也是欧盟在 2018 年提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重要原因。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亚洲经济的崛起，欧洲与亚洲加强连通的意愿是持续存在的，而俄乌冲突只是连通路径调整的催化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推进亚欧连通、改变亚欧秩序的重要动力源。

第二，中国提供亚欧连通的资源与平台。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陆海连通与联动。在海上，中国提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菲律宾的“多建好建”规划、越南的“两廊一圈”等战略开展对接建设。在陆上，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土库曼斯坦的“复兴丝绸之路”战略、蒙古国的“草原之路”倡议等战略开展对接建设。在海陆两个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对接成为推进亚欧连通、促进地区合作的平台和框架。2016 年 6 月，中国将开行的各类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整合为“中欧班列”，年开行量从 2016 年的 1702 列增长到 2025 年的 20022 列，并且自

① 国家统计局：《应变克难开新局，凝心聚力谱华章——“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2026 年 6 月 2 日，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606/t20260602_1963864.html。

② WIPO, “WIPO China: China Enters the Global Top 10 for the First Time-China Innovation Insights from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Series I”, August 4, 2026, <https://www.wipo.int/en/web/office-china/w/news/2026/china-enters-the-global-top-10-for-the-first-time-china-innovation-insights-from-the-global-innovation-index-series-i>.

③ Danny Quah, “The Global Economy’s Shifting Centre of Gravity”, *Global Policy*, Vol. 2, No. 1, 2011, pp. 3-9.

2020 年以来始终保持开行量万列以上。^① 中欧班列的持续增长为亚欧之间的物理连通提供了充沛资源。2021 年以来,中国陆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指引,中国与亚欧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加强连通,更展现出宏大的愿景和深远的价值。

(二) 上海合作组织、亚欧新连通与秩序重构

中国及亚洲国家的不断发展,增强了各国发展亚欧新连通的意愿。而最具代表性和功能性的上海合作组织,也成为推动亚欧新连通和秩序重构的重要平台。

第一,上海合作组织促进大国合作,维护地区稳定。1996 年创设的“上海五国机制”及其后在 2001 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促进合作与发展的重要地区组织。中国与俄罗斯作为上合组织的创始大国,在双边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共同发挥引领作用,带动中亚国家在维护边界稳定、打击三股势力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2017 年,上合组织启动扩员程序,吸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新成员,不仅拓展了上合组织的实力和影响范围,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中俄印三国的战略合作。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作为欧亚大陆上的重要大国,在三方合作机制的基础上,通过上合组织这一平台,在深化彼此合作的同时,管控了地区内部的大国竞争,有利于促进整个地区的稳定。

第二,上海合作组织将中亚作为核心区,发挥连通功能。上合组织创设之初,在促进中俄战略协作的同时,积极发挥推动中亚地区发展的功能,在多个领域开展地区合作。尽管上合组织扩员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组织发展的重心,但面对新形势,上合组织很快作出反应和调整。自 2021 年起,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都在宣言中明确强调,中亚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区”。与中亚地区探索亚欧连通新路径的实践相配合,上合组织对中亚“核心区”地位的确认,促使地区合作围绕互联互通和中亚地区建设展开。这不仅有利于管控大国竞争,也可以进一步推动连通路径的多元化,增强中亚地区

^① 国家铁路局:《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十年间增长 10.8 倍》,2026 年 6 月 23 日, https://source.nra.gov.cn/xwzx/tpsp/spxx/202606/t20260623_351477.shtml。

连通亚欧的功能。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拓展合作空间，推动秩序重构。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推动地区合作的重要机制，通过扩充成员和增加对话伙伴，不断拓展合作空间。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后，上合组织将影响力拓展到南亚地区。2023年伊朗加入和2024年白俄罗斯加入，更进一步增强了上合组织在中东地区和欧亚地区的影响力。自2009年以来，斯里兰卡、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科威特、埃及、缅甸、尼泊尔等国陆续成为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密切了上合组织与南亚、中东、欧亚、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关系。2025年9月，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决定将对话伙伴和观察员国合并为统一的上合组织伙伴，为合作空间的进一步整合提供制度平台。

在稳定大国关系、打造中亚核心区和拓展合作空间的基础上，上合组织成为巩固亚欧连通的重要机制。中国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意在推动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促进地区秩序的重构。

结 语

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和持续延宕，是地缘政治竞争失控的集中体现，同时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产生了严重影响。持续的战事以及制裁与反制裁的角力，阻断了人员往来、物资运输和金融贸易，阻碍了物理意义上的亚欧连通。俄欧关系的对抗性发展和俄美关系的波折，使得以俄罗斯为关键节点和主要枢纽的亚欧传统连通路径始终难以恢复，关系层面连通的断裂促使各国必须寻找新的连通路径。而欧亚地区的分化，进一步加强了欧亚地区秩序的流散，不仅推动了地区内部的通道转移趋势，也破坏了传统的欧亚秩序本身。

面对新形势，俄罗斯调整对外合作重点，特别是实施向东看战略，巩固和发展了中俄关系和俄印关系，是对亚欧连通新路径的探索。稳定发展的中俄关系是亚欧地区秩序重构的基础，因为中俄两国有效管控了彼此之间的竞争。俄罗斯转变与中亚关系的思路，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积极拓展，使其巩固和发展了与亚洲乃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促进了欧亚

大陆东侧的稳定。俄罗斯将亚洲置于优先方向的战略思路，推动欧亚连通转变为亚欧连通。

尽管战事仍在持续，但亚欧国家抱持积极连通的强烈意愿，也探索出了亚欧连通的新路径。中亚地区与欧盟和中国的合作，以及南高加索地区国家积极融入中亚机制化合作的现实，都使中亚地区愈加成为亚欧新连通的关键节点。相比旧有路径，亚欧新连通的直接性更加明显，且由于中亚国家秉持多元参与的思路，使域外大国需要加强协调并回应中小国家的利益诉求，这有助于摆脱大国激烈竞争的负面影响。随着中间走廊等通道建设的推进和贸易往来的增多，亚欧连通新路径的替代性正在不断增强。

从发展历程上看，经过俄罗斯的单一路径，使亚欧之间产生严重依赖，增加了亚欧连通通道的脆弱性。地缘政治竞争破坏了原有连通，所以传统的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地区秩序面临继续瓦解的现实。但亚洲与欧洲之间必然需要连通，这是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特别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不断增强亚洲地区吸引力的大趋势下，重构并加强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连通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从地区秩序角度看，欧洲与亚洲的地理分野始终存在，但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新变化。俄罗斯的战略调整推动欧亚转变为亚欧，中亚地区新形势进一步推动亚欧取代欧亚，随着亚洲国家自主意识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从欧亚到亚欧，不仅代表着各国对亚欧连通新路径的探索，也将持续推动亚欧地区秩序的重构和演进。

【责任编辑：陈志瑞 赵逸然】